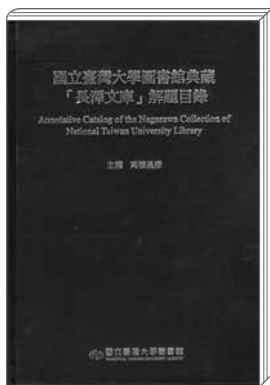


評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 楊永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

高橋昌彥主編；洪淑芬翻譯／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310／601頁／27公分
800元／精裝／ISBN 9789860388350／018

一、前言

三十幾年前我在日本留學時，漢學家島田正郎教授在上課中提到，臺灣大學圖書館有非常珍貴的日本善本書，不過因種種因素不受重視，一直堆在倉庫，受損嚴重。由於當時不可能看到這些善本書，另一方面文獻學也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所以島田教授的話我並沒有特別在意。

一直到幾年前，我應邀到臺灣大學日文系訪評，日文系徐興慶教授帶我到圖書館特藏組參觀。或許恰逢臺灣大學系所自評，特藏組將這些日本善本書陳列出來。看到這些書時，我大為驚訝，原來臺灣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始整理這些書了，而且這些書就展現在眼前。我迅速地瀏覽這些書名，看到其中一本《法曹至要集》，我覺得可疑，立刻請館員幫我確認。果然不管是封面（外題）或是內題，都不是「法曹至要集」，而是「法曹至要抄（鈔）」。這時，我就知道，雖然臺灣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始全面性地展開整理工作，但這些珍貴的善本書的完整目錄，甚至是更進一步的內容的研究，仍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

二、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日本善本書目錄變遷

在評介《長澤文庫解題目錄》這本書前，先要對臺大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等日本善本書的目錄變遷做個回顧才能了解《長澤文庫解題目錄》的價值。

眾所周知，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即是創立於日治時代的臺北帝國大學。日本戰前的帝國大學，依設立先後，分別為：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東北帝大、九州帝大、北海道帝大、京城帝大、臺北帝大、大阪帝大、名古屋帝大，其中京城帝大與臺北帝大戰後已經分別成為韓國的首爾大學與臺灣的臺灣大學。而日本的帝國大學也於戰後改為國立大學，更於2004年改為國立大學法

人大學。

臺北帝國大學設立（1928年）後，臺灣總督府為了展現殖民地統治的威信，於是在16年間購買了約48萬冊的圖書，平均一年3萬冊。當時新成立的三所帝國大學，以及私立大學雙雄慶應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皆加入蒐集圖書的競賽。甚至在二次大戰末期的1943年，日本本土的各大學已經無法購置圖書，但臺北帝國大學仍陸續購買貴重書籍。據松原孝俊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典藏的圖書當中，今日可稱為貴重善本書的日本書籍約有2萬多冊。但是二次大戰後，這些善本書由於長期放置在書庫中，在高溫多溼的環境下，經過蟲咬等因素，破損極為嚴重，有些甚至成為書磚。

1968年起，先後有數位日本研究者陸續至臺灣大學圖書館，就上述的日本善本書中的一部分進行書目製作。其中以金子和正、鳥居フミ子、須田悦生三位成果最為豐碩，可說是臺灣大學日本古籍目錄整理的先驅。例如鳥居フミ子除以淨琉璃、歌舞伎、俳諧為主題製作目錄外，又針對「長澤文庫」、「桃木文庫」、「上田文庫」三大文庫的目錄加以整理製作。由於他們三人製作的目錄當中，有些書籍並不現存與臺灣大學圖書館中，因此一般認為，這三位學者大致是依循臺北帝國大學的書籍購入登錄簿去製作，沒逐本確認原書。

然而根據鳥居フミ子所製作的目錄「凡例」說明：「本目錄是根據臺灣大學圖書館的書名卡去製作，製作時盡可能確認原書。」從這一段話，筆者推測，鳥居フミ子有可能確認了部分的原書，也有可能發現某些書籍已經不存在，不過基本上她還是按照臺大圖書館（臺北帝國大學）書名卡上的目錄重新去整理。鳥居フミ子所製作的目錄是書名目錄，以「長澤文庫」為例，書名底下，除有臺大圖書館的登錄號碼之外，依序有作者名、版本（刊本或寫本）、刊行年、版型。鳥居目錄雖然貢獻很多，但對於書本的存佚並沒有註明。

及1998年後，日本九州大學松原孝俊與中野三敏教授開始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前後派遣學者至臺大圖書館進行書目調查製作，共17次，人數為58人次，滯留期間約為270日。其集大成者，即松原孝俊主編《台湾大学所蔵日本古典籍調査》（2002年）與松原孝俊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日本善本解題圖録》（2009年）。

其中，《台湾大学所蔵日本古典籍調査》中的〈台湾大学総図書館所蔵日本典籍目錄〉是之前學者（包括筆者）最常使用的目錄。原因是，1998年臺灣大學新總圖書館落成後，將原本分散在各地的日本古籍全部集中在一處，然後由特藏組重新編製流水編號。因此松原孝俊等九州大學團隊才能順利地進行全面性的調查。然而這本方便的目錄仍未臻完美，因為有大量的合綴資料都當成一冊的目錄。其次，有的書名仍沿用原有的目錄。再者，除了少數藏書之外，大部分的藏書（資料）只有書名及編號，沒有其他的說明。例如「長澤文庫」編號638的《問刑條例吏律國字解》，在松原的目錄中仍沿用舊目錄書名《問刑余例吏律國字解》，而現今出版的高橋昌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已經依據原書內題糾正過來。

至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日本善本解題圖録》，則是針對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的2萬冊日文古籍中選出118種，計761冊善本書加以解題，除了善本書的圖片（圖録）外，並分8項目來記述書籍內容，其中的第8項「書目資料」又分為12項（包括藏書印）來敘述，可說是非

常詳細深入的解題目錄。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中附有版本學的名詞解釋，以及藏書印譜。

三、長澤伴雄與「長澤文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是江戶時代後期的日本國學者長澤伴雄之舊藏書，乃臺北帝國大學於1932（昭和7）年從大阪古書商杉本梁江堂所收購。當時的購入記錄是505種，計1,269冊。但松原《日本善本解題圖錄》記載為共485種，1,073冊。最近出版的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經確認調查，確定尚存的圖書為832種，1,600冊。從這些數字的變動，即可知道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價值之一斑。

長澤伴雄（1808-1859）為江戶時代後期的（日本）國學者。為紀州和歌山之藩士，自年少即立志向學，曾受教於江戶時代中期的日本國學者本居宣長養子本居大平。長澤本身是和歌作者，在當時的和歌界佔有一席之地，並曾編輯刊行《類題和歌鴨川集》。《類題和歌鴨川集》是依據和歌主題來分類的「類題集」，是創作和歌時非常方便的參考資料。長澤伴雄因藩主之命而往來於江戶、京都之間，與當時的國學者互有交流，並在京都修習各種歷史典故與武家禮儀規範。然於46歲時，因捲入藩政紛爭而被免除官職。除官之後蟄居（被軟禁），至52歲時甚至被迫入獄，而於獄中自刃終其一生。「長澤文庫」圖書亦因部分蓋有藏書印「若余死，賣卻易黃金，莫使多物殉於蠹」而知名。

「長澤文庫」中所收集的日本近世中後期的文學書籍極為珍貴。和歌類的書籍，除了上述的《類題和歌鴨川集》外，還有小澤蘆庵的和歌集《蘆庵集》。此《蘆庵集》即使與日本國內的重要圖書館珍藏本相比，亦毫無遜色。還有長澤伴雄自筆稿本的《絡石之落葉》也是研究長澤伴雄和歌最重要的著作。在草双紙（附插圖的娛樂書）方面也包含很多罕見本尚待研究。

另外，還有18種長澤伴雄的隨筆、日記，也是研究長澤伴雄的生平、藏書、古寫本、武家禮儀規範等各種考證史料的貴重資料。

又，由於長澤伴雄的時代正處於江戶時代後期的政治動盪時期，各種思想、情勢、海防等資訊不斷湧向京都天皇與公卿貴族身邊。此時，身為德川幕府御三家的家臣之一的長澤伴雄深入公卿貴族社會，將當時蒐集到的最新資料傳回本國紀州藩。因此高橋昌彥教授說，「長澤文庫」中想必有重要的幕末維新史或是思想史的重要資料。

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的價值

如前所述，儘管之前已有多位日本學者來到臺灣大學圖書館整理帝大時期典藏的日本古典書籍，也確實讓這些長久以來被埋沒的貴重書籍重見天日。然而除了少數被單獨研究的善本書之外，大部分的書籍仍未被逐本翻閱確認。除了上述的各目錄之間冊數總數差異甚大，以及目錄中的書名錯誤之外，仍有合本所產生之問題。

有鑑於此，在九州大學松原孝俊團隊調查之後，福岡大學的高橋昌彥教授帶領 20 餘人的團隊，分 9 次至臺灣大學圖書館，對「長澤文庫」進行全面而且完整的調查，並為各藏書撰寫比從前的目錄更詳細的內容概要。高橋昌彥教授團隊所完成的成果，就是高橋昌彥主編的《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長澤文庫」解題目錄》（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3 年 10 月出版，下簡稱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

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除了有臺大圖書館陳雪華館長的序文外，尚有鹿兒島大學龜井森博士的解題（洪淑芬翻譯），以及洪淑芬執筆的「臺大圖書館日文線裝書之整理與『長澤文庫』目錄製作」。後者文中，就書籍排架、過去的目錄製作、「長澤文庫」歷次的資料盤點結果、「長澤文庫」舊目錄的問題等項目，皆引用第一手資料，詳細而且完整的說明。又，本書在最重要的目錄編製之外，又附有十種附錄，這附錄包括「名詞解釋」、六種索引、以及「重要／貴重書清單」、「長澤文庫佚失資料清單」、「日本與西元對照年表」等。這些附錄極為重要，對讀者助益良多，其原因容後述。

在目錄編號方面，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目錄編號與舊長澤文庫目錄與有所不同。原因是舊目錄只有帝大時期購入財產登錄號，其排列順序採用插置於書籍內的標示卡號碼，但是目前臺灣大學圖書館調閱服務都不使用這兩種編號，而是使用新的閱覽申請調閱號。因此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乃採用臺大圖書館新的閱覽申請調閱號，同時附上舊的登錄號及長澤文庫編號以供讀者對照查閱。

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對「長澤文庫」的每件藏書（資料）的描述如下：閱覽申請調閱號、台大圖書館登錄號、新判定作品名、帝大購入登錄簿書名、外題書名、內題、刊寫、重要性、摘要、其他描述等。僅看這些項目名稱無法了解本書的價值，茲以筆者親身經歷來舉例。

以目前的臺灣大學圖書館的現況而言，讀者是無法進入書庫親自查閱這些珍貴的日文古籍的。因此想知道臺大圖書館有哪些日文古籍，或是想查閱某一本日文古籍，都必須借助上述的目錄。在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出版之前，筆者想查閱「長澤文庫」的書目，都使用鳥居フミ子〈台湾大学《長沢文庫》目錄〉以及松原孝俊〈台湾大学総図書館所蔵日本典籍目錄〉。

筆者在一次查閱中，由於在鳥居フミ子的目錄中出現的《繼嗣令》（鈔本 3 張），以及《延喜二年戶籍一卷》（鈔本 23 張）的二份資料在較新的松原的目錄中找不到，因此筆者只好推測這二份資料在二次大戰中佚失了。

然而高橋昌彥的目錄出版後，事實有了轉變。筆者翻閱此書的附錄九「長澤文庫佚失資料清單」，確實看到佚失清單中有「長澤文庫 335（登錄號 210574）《延喜二年戶籍一卷》」，因此筆者可以確定這份資料已經佚失了。但是「長澤文庫佚失資料清單」中卻找不到《繼嗣令》的資料。於是再找高橋昌彥的長澤文庫目錄，沒想到在目錄中找到了目錄序號 274 的《繼嗣令假

寧令問答書》。鳥居フミ子目錄中的《繼嗣令》，寫著「登錄號 210935、伊達千廣、寫（鈔本）三枚、28 cm」，與高橋目錄《繼嗣令假寧令問答書》的「登錄號 210935」一致，從此可知二者應是同一份資料。高橋目錄在「重要性」欄記載：「（伊達）千廣自筆。重要」。「摘要」欄記載：「伊達千廣針對繼嗣令、假寧令的疑問詢問長澤伴雄。待伴雄回去後，立刻筆錄下來之資料（原文日文，筆者翻譯成中文）」。「其他描述」欄位記載：「奧書（卷尾）：二月三日伴雄歸去之後即採筆正黃昏／燈火未點強揮禿筆紛亂尤甚 千廣（原文日式漢文）」。

問題是，《繼嗣令假寧令問答書》為何在松原的目錄中找不到呢，原來這份資料與另一份長澤文庫編號 530 的《消息文》被併在一起，在帝大購入登錄簿書名同是《消息文》。

由此可知，高橋昌彥《「長澤文庫」解題目錄》不僅解決了合本的問題，也在資料重要性、內容摘要有所描述、說明，這些新的記載項目對無法進入書庫的讀者而言，等於替讀者點了一盞明燈。然而，這本目錄究竟只是從（封面）外題、內題、卷尾，以及資料外在形式所製作的初步目錄，關於內容的研究，仍有待於學者的深入鑽研。即使是書名，也有可能因內容的研究而推翻原有的書名。

最後筆者期待，希望臺灣大學圖書館能夠繼續出版其他日文古籍的目錄，並將其中重要的典籍影印出版。雖然這條路是艱苦的，但對文化界將會帶來更大的貢獻。